

化州拖罗饼： 中秋时节的乡愁

■ 蒋夏溪

拖罗饼是化州独有的特色月饼，在化州人的中秋夜里，月光总伴着拖罗饼的香味，饼皮上的芝麻被月光照得像碎银子，咬一口，酥皮簌簌落在手心里，就像接住了一把星星的碎屑。

相传，化州拖罗饼起源于唐代贞观年间，以做饼为生，为罗兴每日挑着一担自制的酥饼走街串巷，手里的铜锣“叮叮”响。他的叫卖声悠长婉转，混着铜锣“拖得老长”的余音，在化州的老街小巷里回荡——“酥饼嘞——刚出炉的酥饼——”，久而久之，街坊邻里便笑着把这饼唤作“拖罗饼”，后来渐渐演写成“拖罗饼”。明末岭南才子陈鉴也赞美拖罗饼“情深饼相望，锣响人团圆”。

老一辈做拖罗饼，讲究“三分料，七分功”。做饼皮时，外婆会把上乘的面粉铺在桌面上，中间留个空，像个小窝，然后往里倒特制的糖浆、土榨花生油，再一点点加清水。她边倒边用手搅，直到糖和油充分混在一起，才把周围的面粉往中间拢，反复揉成面团。“面要揉到不粘手，不结块，才算好。”外婆揉着面团说，额头上渗着细汗，面团在她手里慢慢变得光滑筋道。

馅料的做法也有讲究，是以海南椰丝为主，再加上五仁、芝麻、花生这些配料。椰丝要选白净的，提前晒得干爽；五仁得挑颗粒饱满的，用温水泡软了再沥干；芝麻要炒到发黄，香得能让人直咽口水。外婆把这些料按比例混在一起，加少许糖和油拌匀，馅料就成了，闻着既有椰丝的清甜，又有果仁的醇香。

做好的面团和馅料，都要按拖罗饼的大小称好分量。外婆把小面团捏成条，用擀面杖压扁，中间放上馅料，再用手掌托着，靠虎口一点点把饼皮往上收，直到把馅料完全裹住，捏成圆球状。然后放

进刻有“花好月圆”字样的梨木饼模里压一压。最后在饼皮上撒层芝麻，用手指轻轻按一下，让芝麻粘牢，这样烤出来才香得透。

拖罗饼码在烤盘上，要离炭火三寸远，太近会烤焦，太远又熟不透。外婆守在炉边，每隔一刻钟便要转动烤盘，让每一面都均匀受热。饼皮在热力中从乳白变成琥珀色，芝麻的油香混着糖浆的甜，在暮色里漫出半条街。街坊们循着香味而来，隔着院墙便喊：“四婆，今日的拖罗饼熟了吗？”外婆笑着应着，揭开炉盖的瞬间，蒸腾的热气裹着香气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把整个秋天都吸进肺里。

刚出炉的饼烫得人直搓手，咬下去的瞬间，酥皮在齿间碎裂，簌簌落在蓝布衫上，像落了场碎雪。果仁的脆、糖膏的绵、芝麻的香，在舌尖织成一张温柔的网，让人舍不得咽下。外婆总爱坐在月光里看着我吃，蒲扇摇出的风里，藏着她没说出口的牵挂，“慢点吃，没有人跟你抢啊。”

现在，外婆的背渐渐驼了，双手也不如从前灵便，做拖罗饼那些繁杂的工序，对她来说变得越来越吃力。家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到中秋便早早买回做好的拖罗饼，说什么也不让她再操劳。那些装在礼盒里的饼，模样周正，馅料也足，可每次拿起，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不是花生不够香，也不是芝麻不够脆，而是少了外婆围着灶台转的气影，少了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独属于外婆的温暖。

中秋的月光漫过窗台时，切开一块拖罗饼，嘴里是熟悉的甜，心里却总想着外婆亲手做的味道。那味道里，有她的爱，有岁月的暖，有化州人骨子里的团圆情结，是无论多少精致糕点都替代不了的。



有故乡的人才会有明月(外一首)

■ 李婉裕

在一轮明月，你能看见故乡，看见故乡的一草一木以及母亲

不管近在眼前，还是远在天边，相隔千里照向我们的，是同一轮明月我们离故乡，就不远明月所照皆故乡

一轮明月，是天上明月是人间白月光，望月酌酒、点灯、食饼，祈愿……八月十五月圆之夜向一轮明月祈愿——人人都有明月人人都有故乡

米缸里的月亮
小时候
我有两个月亮
一个在天上，一个在米缸里
一个皎洁，一个香甜

临近中秋的日子

爷爷早早备好月饼连同我们几姐弟流到唇边的口水神圣地放进米缸里像珍藏一枚皎洁的月亮

珍藏月饼至十五的日子总觉得母亲做出来的米饭都是月饼的香甜

十五的月亮从对面山岗缓缓升起爷爷掏出米缸里的月亮大甜肉、伍仁、蛋黄、豆沙传统的口味各一筒爷爷小心翼翼把一个月饼切成四小块一人一小块，一家老小围坐一起分享团圆的香甜

月圆月缺，人人人走天上的月亮在十五的夜晚年年升起，只是再没爷爷备好的月饼米缸再没掏出月亮我的中秋，只剩一枚皎洁的月亮在高高的天上

中秋帖

■ 陈海金

月亮，这枚古老的邮戳又按在夜幕的信封上把洁白的寓意雪片一样寄向人间让奶奶签收的双手颤抖成一簇菊花

繁星，挤不进花灯璀璨灯谜，点亮游园的眼眸桂花推开深闺的窗将暗香透进风的衣襟月饼的切口处溢出童年的甜蜜

村口，成熟的柚子悬挂成季节的心事漂泊的人，以乡愁下酒任月光轻轻擦拭醉后的方言以及方言里的故乡



书法：花好月圆

■ 赵少辉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月亮，是另一个故乡

■ 陆德峰

月亮是另一个故乡有月光的地方我都愿意认作故乡

思念在一天蔓延像藤蔓绕着旧篱笆终于找到突破口——决堤在中秋

今夜，所有的路都用来返乡明月早已架好

思念的高速入口

今夜，月亮为什么这么大因为每个人的月亮都叠在一起，露出了光芒

中秋月，在夜的公众号上发表思念，更新乡愁我对那发光的籍贯轻轻点赞——那是故乡贴在我心上，最柔软的胎记

邮寄亲情

■ 黄土福

舅却念念不忘。”我说：“小舅远在他乡，思念亲人，他是想通过家乡的味道来慰藉心中的乡愁吧。”

提着东西来到快递站，收件员一见蚂蚁汁和虾子酱就皱起了眉头，直接拒绝收件。母亲耐心地好说歹说，最终收件员才勉强同意加收特别包装费邮寄。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称重时发现远远超过首重标准，快递费着实不菲。母亲咬咬牙说：“寄吧，多少钱也要寄。”我深深明白，母亲邮寄的不仅仅是特产，更是沉甸甸的手足情深，再多的邮费在这份亲情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走出快递站，母亲忽然看见有人在卖月饼。她快步走上去，精心

挑选了一只两斤重的五仁金腿大月饼和五个精致的猪笼饼。讨价还价后，母亲自责地说：“差点忘记给老么邮寄月饼了！你小舅小时候过中秋节，总是眼巴巴地盼着吃月饼，都是我托舅妈买了给他吃的。”

母亲是家中老大，比小舅整整大了二十岁。大姐如母，她一直像母亲一样疼爱着小舅，悉心照顾他的成长。小舅十几岁就出门闯荡，后来跟着亲戚到南京打工，在那里成家立业，每隔一两年才回家一次。自从外公外婆相继离世后，他回乡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每次小舅回来，母亲都会买他爱吃的东西，亲自下厨让他吃得痛快。离别时，各种家乡特产总是装满整个后备箱。

母亲提着月饼重新回到快递站。收件员边打包边说：“邮寄外省的货物要好几天才能到。”母亲有些担心地问：“师傅，大约几天呢？很快就到中秋节了。”收件员说：“四天左右吧。”母亲掰着手指数了算，脸上的皱纹仿佛都舒展开了，欣慰地笑着说：“那就好，正好能在过节那天吃上月饼。”

几天后，小舅收到了这份特殊的包裹。他吃得津津有味，非常感动，还专门打电话给我，满怀感激地说着感谢母亲的话：“世上最爱我的人，除了已故的父母，就是你了妈。一把年纪了，大姐还记得给我买儿时最爱的猪笼饼。”说着还给我微信转了一笔钱，说是孝敬他大姐的。

我把小舅的话转告给母亲，母亲摆摆手说：“钱就不收了，亲情哪能用金钱来衡量呢？让他有空多回来看看，坐下来拉拉家常。毕竟，再多的包裹也邮寄不了全部的亲情啊。”

第六十章

-1-

阿美为何姗姗来迟，险些误了救柯金福的时机？背后另有曲折。

当她从面包车下来，路边虽驶过多辆摩的，却都载着人。她一边往回跑，一边焦急挥手，十多分钟后终于拦到一辆。一上车，她便连声催促司机：“快！快！快！”谁知十次事故九次因快而起——摩的在转弯时由于车速太快，猛地撞上了迎面驶来的小轿车。阿美左脑左腿身体重重摔在地上，瞬间失去了知觉……

开小轿车的老板急忙把她送往附近医院。待阿美醒来时，发现自己头部和左手缠满绷带，伤处疼得她直冒冷汗，右手还插着钢钉正在输液。她伤势确实不轻，脑袋左侧缝了好几针，一时竟想不起自己是怎么受伤又怎么到了医院的。

那位老板见她苏醒，连忙递上一杯温水。阿美喝了两口，缓过神来记忆猛然恢复：她是回来取钱救柯金福的，哪料中途又遭此横祸！也不知从哪涌来一股力气，她“霍”地坐起身，用受伤的左手一把扯掉钢钉，跌跌撞撞就往病房外冲。老板不明所以，紧跟着她跑，大声追问要去哪儿。阿美喘着气答道：“我有十万火急的事！您能帮我找辆车吗？”老板说：“我就有车，可以送你。”

于是，阿美先赶回古城酒店取出那一万八千美金，再以最快速度奔赴泰拳擂台。那时，柯金福已被泰拳手打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交付赎金时，场馆导演说，阿美如果再迟来一分钟，柯金福恐怕就性命不保了。

好心的小轿车司机将阿美和柯金福一同送至清迈医疗条件最好的麦考密克骨科医院，并主动承担了二人的全部治疗费用。

在清迈疗伤的日子里，这对历经坎坷又同为初恋的成熟男女“同病相怜”，彼此依偎。生死与共的时光，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一个月后，柯金福与阿美告别了这座曾让他们“出生入死”的城市，启程前往曼谷。

小说连载

曼谷位于泰国中部，地处湄南河下游平原，是泰国地理、交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初到曼谷的柯金福眼中，这里仿佛清迈的扩大版：清迈有穿城而过的湄平河，曼谷则有宽阔的湄南河；两座城市同样遍布金碧辉煌的佛寺，不过相比之下，曼谷的大皇宫和玉佛寺更显璀璨夺目，也承载着更为厚重的历史。

常年奔波于东南亚各地的导游阿美对曼谷了如指掌。为照顾柯金福的饮食习惯，她特意选择人住耀华力路唐人街一带。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曼谷治安并不理想，犯罪率居高不下，甚至警匪勾结、杀人越货的案件也不时见诸报端。

柯金福深感泰国非久留之地。抵达曼谷次日，他便同阿美找到一家整容医院，谈妥价钱便开始做整容手术。历经“三伤三愈”的传统工序，耗时近三个月，终于将脸整得与照片上的覃健极为相像，如此一来可比原本的“柯金福”还要英俊了几分。

此时，柯金福从国内带来的美金已所剩无几。他与阿美商量后，通过香港总部联系上张松东，又电汇来五万美金。柯金福迫不及待想要接回“命根子”，经酒店老板介绍，他们来到了一家性别医院。院方服务周到，检查后便约定次日手术。

这家名为Kamol的医院坐落在城中湄南河畔。手术当天，他心情激动，想到自己即将重获男儿身，天未亮就起身，从酒店旁的餐馆买回两份芒果糯米饭和椰子冰激凌，又冲了两杯热牛奶。这时阿美才刚醒来。早餐后，柯金福提议乘坐快艇前去Kamol医院。

清晨的湄南河上，各式船只往来如织，有的打渔，有的运货，有的载客游览。柯金福和阿美所乘的快艇迎着灿烂晨光，在不太守规矩的船筏间灵活穿行。每逢河道开阔处，船夫便加大马力，飞溅的水花引得阿美频频惊呼……

二人顺利到达医院并办妥手续。阿美

也红

■ 阿明

将柯金福送进手术室后，按护士指引在外间排椅上等候。她正思忖着该买什么花为柯金福庆祝手术成功，忽见两名手术助理从中间走出，边走边聊：“这个中国人阴囊异常肥大，拿到声肯定能卖大价钱。”阿美脑袋“轰”的一声：柯金福明明是来做植根手术的，怎么会变成了切除阴囊？

她不顾一切推门冲入，只见已被麻醉的柯金福躺在手术台上，主刀医生正准备实施切除，要将他变成成人妖。事后才知，这是一起未遂的医疗事故。柯金福醒来得知经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后来他们换了另一家正规医院，经过近十小时的漫长手术，终于成功为柯金福接回了“命根子”。

重获男儿身的柯金福信心倍增，对阿美一路相伴、数次救命心存感激。出院当晚，他带着阿美来到曼谷文华东方酒店，郑重向她求婚。阿美眼含热泪，点头应允。

柯金福自知身负命案，不愿返回内地，便同阿美商定今后在香港工作和生活。到了香港后，他还是干回老本行，经阿美多方斡旋，在汇丰银行谋得一个职位。他牢记张松东的告诫，不直接联系江南方面，只让阿美通过熟人给欧光华捎去口信。

得到消息的欧光华，第一时间约了张松东在食乐世界见面。接到电话时，张松东还以为欧光华要追讨他欠下娱乐小世界的五百多万赌债，心里暗骂：真是小气，这点小钱都信不过我！

自策划炮制树脂总厂爆炸案后，张松东每次来娱乐小世界都心神不宁，脑海里总浮现死伤职工带血的面容。在赌场时下注全无章法，屡屡输账，不仅把存账场的五百多万筹码输了个精光，还倒欠下五百多万赌债。

当张松东无精打采地走进食乐世界1号中餐厅时，欧光华正与点菜部长调笑。部长看张松东脸色不佳，职业素养让她迅

速斟茶后便知趣告退。

欧光华一边敬烟一边点火，干咳一声声起关子：“张总，想知道柯金福的消息吗？”

张松东双眉一扬，接烟的右手悬在半空：“金福怎么了？”欧光华这等精明人，从这细微动作立即判断出张松东对柯金福的在意，于是不再绕弯子：“柯金福在泰国的‘任务’完成得很漂亮，现已同阿美结婚，最近在香港找到了工作，打算留在那里安稳生活。”

闻此，张松东松了口气，不动声色道：“好事呀！”他顿了顿，目光紧紧锁住欧光华：“不过，有关他的所有事情就到此为止。”作为职业警察，欧光华自然明白这话的分量，马上点头附和：“一定！一定！”

在张松东心里，柯金福不过是个得力打手，同学关系仅是维系忠诚的纽带。如今柯金福身负命案隐姓埋名在香港，既是避风头，也是张松东布下的一道暗棋——万一自己遇到重大危机，柯金福还能派上用场。这些心思他当然不会在别人面前表露。为转换话题，他含笑问道：“光华兄，最近公安局传闻不少，说来听听？”

欧光华本就热衷于聊八卦，见张松东感兴趣，顿时眉飞色舞：“你知道龙涛明的情敌是谁吗？”“知道啊，你们局的罗为斌嘛。”张松东顺口答道。

“没错！不过我现在要说的不是罗为斌，而是他的刑警队师傅，现任刑侦副支队的陈昌周。”欧光华朝张松东挑了挑眉，接着道：“他妻子在树脂总厂工作，已育有一女，但陈昌周重男轻女，一心想再要个儿子。妻子倒是如他所愿再次怀孕了，但按规定每月需接受孕检，陈昌周每次都找人冒充顶替。张总你也知道，这个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妻子怀孕六个月时被人举报，最终和孩子都没了。”

说到这里，欧光华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余光悄悄观察张松东对这件事的反应。见对方投来欲知下文的注视，他继续道：“陈昌周真是大受刺激啊！然后有天早上竟持枪闯进公安局政治部找郭主任要人，在吵闹时还认下了震惊中南海的‘2·17’特

锅巴越嚼越香，吃得津津有味，令人回味无穷。

看着我们吃得很满足，母亲盛了一大碗芋饭，对我说：“芋饭很香吧，你吃饱了就吧这碗芋饭给二婶家送去，让他们也尝尝味道。”当我把芋饭递给二婶的时候，看到她笑得见牙不见眼。二婶也会从她家里拿一些时令的水果给我，我拿着水果高兴得飞跑回家。

夜幕降临，我们要开始准备东西赏月。奶奶把前两天在山塘里摸回来的田螺洗干净，放一些紫苏和一点辣椒炒田螺。锅铲在翻动，香味飘满屋，令人垂涎三尺！

父亲在院子里放一张桌子，母亲把月饼和芋饭（柚子），还有香蕉和柿子等水果摆在桌子上，奶奶端着美味的田螺。我们围着桌子一边赏月，一边嗦田螺，惬意极了！

皓月当空，月色迷人。我们最期待的时刻就是拜月亮，大家拜了月亮姑，父亲就给我们开那诱人的月饼吃。月饼的香甜沁人心脾，让我们幼小的心得到无限满足和甜蜜。即使那茄卜的味道是酸酸的，我们也吃得甜滋滋。还有那些水果，让我们实现了一次水果自由。

大人们喝着茶谈谈笑笑，孩子们的吃着东西打打闹闹。慈祥的奶奶叫我们不要用手指月亮，不然月亮会趁你在夜里睡熟时来割耳朵。我们信以为真，一直都不敢指。母亲指着那浑圆的月亮，津津乐道地给我们讲《嫦娥奔月》的故事。父亲让我朗诵李白的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这样，一家人在欢声笑语之中，度过了一个诗情画意的中秋之夜。

如今的中秋节，我再也吃不到父亲给我们买的月饼了。但我会学着母亲的样子，亲手给家人煮芋头饭。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抬头望见那轮亘古不变的明月时，我知道儿时的中秋节从未走远。它只是化作一份更深沉的思念，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母亲提着月饼重新回到快递站。收件员边打包边说：“邮寄外省的货物要好几天才能到。”母亲有些担心地问：“师傅，大约几天呢？很快就到中秋节了。”收件员说：“四天左右吧。”母亲掰着手指数了算，脸上的皱纹仿佛都舒展开了，欣慰地笑着说：“那就好，正好能在过节那天吃上月饼。”

几天后，小舅收到了这份特殊的包裹。他吃得津津有味，非常感动，还专门打电话给我，满怀感激地说着感谢母亲的话：“世上最爱我的人，除了已故的父母，就是你了妈。一把年纪了，大姐还记得给我买儿时最爱的猪笼饼。”说着还给我微信转了一笔钱，说是孝敬他大姐的。

我把小舅的话转告给母亲，母亲摆摆手说：“钱就不收了，亲情哪能用金钱来衡量呢？让他有空多回来看看，坐下来拉拉家常。毕竟，再多的包裹也邮寄不了全部的亲情啊。”